

孟广臣
著

阪泉儿女

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



阪泉儿女

孟广臣 著

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阪泉儿女/ 孟广臣 著.-北京: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,
2005.3

ISBN 7-5043-4394-3

I. 阪… II. 孟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G22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5) 第108035号

阪泉儿女

作 者:	孟广臣
责任编辑:	刘耀钊
封面设计:	李贵芳
出版发行:	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
社 址:	北京市西城区真武庙二条9号 (邮政编码 100045)
经 销:	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印 刷:	北京图文印刷厂
开 本:	850毫米×1168毫米 1/32
字 数:	230千
印 张:	10印张
印 数:	2000册
版 次:	2005年5月第1版 2005年5月第1次印刷
书 号:	ISBN 7-5043-4394-3/G·1709
定 价:	19.00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

目 录

一		(1)
二		(9)
三		(15)
四		(22)
五		(30)
六		(39)
七		(48)
八		(55)
九		(60)
十		(66)
十一		(72)
十二		(80)
十三		(88)
十四		(95)
十五		(104)
十六		(111)
十七		(119)
十八		(127)
十九		(136)
二十		(144)



二十一	(153)
二十二	(163)
二十三	(172)
二十四	(182)
二十五	(192)
二十六	(203)
二十七	(212)
二十八	(222)
二十九	(232)
三十	(242)
三十一	(252)
三十二	(262)
三十三	(272)
三十四	(283)
三十五	(293)



—

顾小天给一家钢窗厂推销钢窗，挣提成费，几年下来，便有了一笔不小的积蓄。有了钱，并不挥霍，吃饭，都是拣小饭馆，要一两个菜，以吃饱吃净为宜，决不浪费。有时忙了，顾不上饭馆，就在街上买两根油条，两个火烧，火烧加油条，边走边吃。因为他有一身好包装，别人不但不耻笑，反而还觉得很潇洒，并且还有人仿效他。小天心想，人真有意思，阔人的一举一动，都会对别人起一种影响作用。跟着阔人学，就是时髦。广州、深圳是沿海经济开发区，那里大款多，人们就羡慕，就连学广州人说话，都成了时髦。你这东西不好啦，是假冒伪劣产品啦。好像说两句广州话，就能引起别人羡慕似的。小天住旅馆，也从来不要高档房间，也不要单间，两个人床位，或四个人床位的都行。没有卫生间，打盆凉水用毛巾擦擦，也能凑合。一次他到外省市的一个小镇去推销钢窗，晚上就投宿在一家旅店，这家旅店二人以上的房间都满了，只剩一人的单间。服务员问他住不？小天问了价钱，也不贵，就说：住。服务员做完登记，就把他领到后院的一排平房。打开房门，小天走了进去，设备很简陋，一张硬板床，一张桌，一把椅子，另外就是脸盆、暖瓶等必备之物，其它就什么也没有了。不过倒也安静。他放下手提包，便仰在床上休息。过了一会儿，门吱的一声开了，走进一个身材苗条，脸庞俊秀的姑娘。小天赶紧坐起身，那姑娘朝他甜甜地一笑，说：先生，累了吧？仰那儿休息吧，我去给你打点儿开水。那姑



娘说着，提暖瓶就走了，小天这才知道她是客房部的服务员，就又继续仰那儿休息。刚才他在盘算，这月能拿多少提成费，等他攒够一定数量的钱，就自己办个企业，过一回当老板的瘾。办什么企业，是他一直在思考的问题，这两天他跑了一些小城镇，发现一些青年男女都喜欢穿牛仔裤，有些青年到处打听买这种服装，服装店进了一批牛仔服，早就抢购空了。小天想，牛仔服是当今服装的新潮流，就在刚时兴这阵儿，贩运一批牛仔服，肯定能赚笔钱。正这样想着，刚才那个姑娘又来了。

先生，您需要擦脸吗？我去给您打点凉水来兑上。

谢谢。

姑娘端着脸盆往出走的时候，对他又是甜甜的一笑。小天这时才发现这个姑娘长得很像他高中时的同学方南娣。南娣的父亲是当兵的，在南方工作，她是在南方生的，故取名叫南娣。生她的那年，她父亲转业回到地方工作，现已离休。南娣因是居民户，高中毕业后没考上大学，后来她认识了农行行长的儿子，就到县农业银行工作，再后来听说她和农行行长的儿子结了婚，并且很快就由业务员提升到业务科当了科长。小天每次走在县城大街上，从农行门口过，都想进去看看。可每次都没有进去，他觉得人家现在当了官，自己还是个奔饭吃的农民，而且又是蹲过监狱的人，见了面，人家若是态度冷漠，借口工作忙，让你坐冷板凳，又何苦呢！在学校时，从高一到高三俩人的关系一直不错。小天是班里的学习委员，也是班里的学习尖子，哪次考试，小天都是名列前茅，方南娣是个很高傲的姑娘，班里的男生，没有几个她能看得起的，唯独对顾小天她不敢小看。小天那时已经长成了一个挺帅的小伙子了，学习又好，她打心里喜欢他，她常跟他一块儿到操场散步，谈学习、谈理想，也谈一些社会上的趣闻轶事，慢慢地同学们就有了议论，说南娣在追小天，小天就建议南娣以后他们少在一起，免得同学们瞎说八道。南娣说：想说就让他们说去嘛，我才不怕呢！我



就是追你啦，他们还怎么着！小天说：其实我们在一起也没谈旁的，同学们就爱拴对儿，起哄，我是很讨厌的！南娣说：就是嘛，我也很讨厌的，他们越起哄，我们就越在一块儿，气死他们！

当时他俩都希望自己能考上大学。考大学，对小天来说，这是跳出农门关键的一步，考取了，就可以带走户口，由农村户口变成居民户口。毕业以后，就可以分配工作，成为吃皇粮的国家干部，或是企业的技术骨干。可是，还没等到高考，他父亲突然因车祸去世了，他只好放弃了高考，回家照看弟弟、妹妹。南娣因小天不能参加高考，没了情绪，虽然参加了高考，临场发挥不好，也没有考上。但是南娣并不着急，因为她是居民户口，考不上大学可以就业。后来，她就业了，小天进了牢房，从此俩人就断了关系。

先生，请您擦脸吧。

姑娘打来了凉水，又从暖瓶里倒了点热水，还用手试了试温度。

小天说了声谢谢，就打开自己的提包，拿出了毛巾、香皂，脱掉汗衫，就洗了起来。等他洗完脸，发现那姑娘还在那里站着。他对她笑了一下说：你的服务态度真好。姑娘也笑了下说：为顾客服务是应该的。先生，不用这水了吧。说着她就要端起倒掉。小天忙说：小姐，我自己倒吧。姑娘说：不客气。

姑娘倒掉洗脸水回来，又朝小天甜甜地笑了下：先生，烫烫脚吗？小天说：睡前再烫吧，谢谢你了。小天说着话的时候又认真地把姑娘看了下，那眉眼、那脸型，甚至个头、肥瘦都很像南娣，只是这姑娘左耳下有一颗小小的黑痣，那姑娘见小天看她，脸微红了下：先生，您干嘛那样看我？小天说：因为我高中时有个同学，长得很像你，你们俩就像一个模子脱出来似的。姑娘说：是嘛，天下还有这么相像的人？你那同学现在干什么工作？小天说：她在县农行工作，现在已当了官。姑娘问：先生在哪个机关供职？小天说：我可没那个福气，只不过是搞点生意糊口罢了。姑娘说：先生太谦虚



了。又说,其实作官的也并不一定就有所作为,为民的也并不一定就无所作为,先生你说我说的是吧?小天连连点头说是,心想这个姑娘对人生世事还有点自己的见解,看来并不是一般无知识无文化的女子。他问:小姐干这工作多长时间了?姑娘回答:还不到一年。高中毕业,高考名落孙山,在家又无事可干,便托人找了这么个差事,也是为了糊口吧。小天问:收入多吗?姑娘答:月薪二百元,低得可怜。不过有的人可不只二百,多的可达几千元。小天很惊讶:为什么这么悬殊?这时一个涂着口红,打扮得很妖冶的姑娘跑了来,一推门,便用眼睛看了看小天,然后就带着一股酸劲儿对那位小姐说:恭喜你发财!就转身走了。小姐说:看见了吧,我刚才说的就是她们,她们一个月的收入要比我一年的收入都多。为什么?接客呗!噢!小天明白了。他听说过,有些地方的小店,为了拉客,专招一些年轻漂亮的女子做服务员,服务员夜里陪客,店主不管,也不收陪客钱,只付给服务员少量工资,两下都合算。没想到他今天也住在这样的店里,怪不得这位小姐服务得那样周到,原来是……他的脸色立刻就变得严肃了,两眼直直地望着站在面前的服务员,说:小姐,请你到别的屋去陪客吧,我这儿不需要。小姐的脸色也由红变白,一对水汪汪的大眼睛望着小天说:先生,你误会了,我不是陪客女,从来不挣那样的钱,我已经告诉您了,我只挣店主给我的二百元工资,请您不要把我与那些陪客的女子一样看待。小天疑惑地看着她:那你……为什么要到这里工作呢?姑娘反问小天:请问先生您为什么要寻这样的店住呢?小天说:我并不知道这店的情况呀。姑娘说:人家介绍我来,也没告诉我来这里要陪客呀!小天问:后来你知道了为什么不走呢?姑娘说:来这里工作都是事先订了合同的,合同期一年,在合同期内如果不干了,要赔偿店主损失费两千元。好在这里的店主不逼着陪客,只好干够一年再说吧。

小天对这位入污泥而不染的姑娘立时尊敬起来,他说:小姐



我错怪你了,请你原谅。不过,我还是建议你离开这里,二百块钱的工资有什么可贪图的,在这里时间长了,你纯洁的心灵也会受到污染的。另外,这个肮脏的小店一旦暴露了,官方来抓人,你能逃脱得了吗?到时候谁又能给你做保证你是没陪过客的干净人呢!姑娘唉了一声说:我何尝不想出去,可我哪里去找这两千块钱呢!

小天问了她的姓名和家庭情况。这才知道她叫柳翠翠,长城外阪泉乡柳庄人,还是同乡。她父亲患了脑血栓,瘫痪在床,母亲侍候父亲,还有个弟弟正在念书,家里就指望她每月寄去100多元维持生活。小天很同情柳小姐的家庭困境。自黄帝和炎帝阪泉之战始,至今已有五千年历史,然而阪泉之野的炎黄子孙,在五千年的历史进程中,并未完全彻底改变了自己贫穷落后的面貌,天灾疾病,自然是导致贫困的一个方面,但更重要的还是人祸。历来统治阶级,为了争权夺势,明争暗斗,再加上外族入侵,连年烽火不断,每经过一次大的战争,阪泉之野就遭受一次大的灾难,战争过后,一片荒凉。听历史老师讲,光是明朝的一次土木之战,阪泉人口就损失百分之八十以上。但是阪泉儿女,在这阪泉之野,一代又一代地繁衍下来了,人有着多么顽强的生命啊,每个人的一生,都是挣扎过来的。每个人一生的开始,都希望有个好梦,但当他生命结束时,才知道是做了一场恶梦。父辈是这样,子辈又是这样,子子孙孙都是这样。每个人的历史都是一部挣扎史、辛酸史、苦难史,即使那些达官贵人,地方豪绅,也不例外,他们也在挣扎,只不过是层次不同而已。

顾小天想到他的父母,他的伯父伯母,都是在贫困线上挣扎过来的,尤其是他的伯父伯母,挣扎到现在,连个后代也没保存下来。听伯父说,他们原来是有儿有女的,最先生的是个女儿,后来添了个儿子,1947年那年,女儿三岁,儿子还不到一个岁,那年天大旱,田里颗粒没收,又加兵荒马乱,刚过了秋,就没有下锅的粮



了。虽然东摘西借，也食不饱腹，有时一连好几天见不到粮食。伯母饿得没了奶，儿子吮着奶头嗷嗷哭，三岁的女儿也哭着叫着要吃的，伯父伯母的心都碎了。为了保全孩子的活命，伯父伯母一商量，就狠着心把女儿卖了。那时候县城里有个人市，伯父把女儿抱到人市上，经过人贩子说合，卖了八斗红高粱。买主是谁，是不让卖主知道的，怕是日后去看她，断绝不了父女情。伯父把女儿交给入贩子，由人贩子送给买主，买主付的红高粱，也是由人贩子赶着驴驮送过来。八斗红高粱救了一家人的命，可是，他们的儿子还是没有落住，1950年春天出白痧疹，又加上大叶肺炎，二病合一，没治过来，女儿卖了，儿子死了，伯母急得大病了一场，人保住了活命，可是从此以后，就再没生养。伯父伯母把唯一赡养他们的希望寄托在顾小天兄弟二人身上，所以小天蹲了监，伯父就拿出自己多年的积蓄供小星、小月念书。小天不在，伯父家就成了他们家，伯父伯母待他们就好像自己的亲儿女一般。伯父伯母都已年过六旬，可他们还在为自己的晚年有所依而挣扎。小天的父母，为培养他们兄妹三人成人，将来能把上个铁饭碗，省吃俭用供他们念书。他上高中时，爸爸东摘西借给他凑够了学费，为了还上借的债，除去种地外，还要上山割条、刨药，有时还出去打工。爸爸没有完成他的任务，就早早地去了，把生活的担子撂给了不满十七岁的小天。小天一踏上社会，就堕入黑道，坐了三年牢，出来以后接着挣扎。他现在手头有了点积蓄，已经挣扎出了贫困线，他想，阪泉之野四十八村的农民如果都挣扎出贫困线，像柳翠翠这样的姑娘，何致于远离家乡，来这肮脏的黑店里工作呢！这里不是正经人呆的地方，人在河边站，哪能不湿鞋啊！即使你保持贞洁，出污泥而不染，人家也会把你当黑店里的妓女看待，背上了坏名声，还怎么在社会上为人？想到这里，小天决心要把翠翠姑娘从黑店里解救出来，他对翠翠说：

柳小姐，你是个好人，这一点我很敬佩，可你不能久留在这



里，如果你愿意出去，我可以想办法帮助你。

柳翠翠睁大惊疑的眼睛：先生，你能帮助我出去吗？

小天说：我不但要帮你出去，还要帮你解决生计问题。

柳翠翠通地就给小天跪下了，两眼流着泪说：先生，你要能帮我离开这个黑店，我就感恩不尽了。

小天忙把她扶起来：快别这样，快别这样，我们是老乡，都是城西四十八村的人，我帮助你，也是应该的嘛！接着又说：你还得在这儿忍耐几天，三天以后，我准来。

柳翠翠点头嗯了一声，她说：先生，请把你的尊姓大名告诉我一下好吗？

小天说：我姓顾，照顾的顾，叫小天，你以后就叫我小天好了，不要再称呼我先生。

翠翠说：那你对我的称呼也要改一下，叫我翠翠或叫我小柳，我是很不喜欢别人叫我小姐的。

共同的身世，共同的境遇，使俩人有了共同的语言。这晚俩人谈到夜里12点多，翠翠才回屋去休息。

三天以后，小天带着足够的钱，又来到这个小店，店门已经贴上了封条，一打听，才知店主和所有服务员都被拘留了。小天料到的事，没想到这么快就发生了。

小天急忙来到小镇派出所，要求见柳翠翠。看守所一个大个子问他，你是柳翠翠什么人？小天说是老乡，也是朋友。大个子说，看你这小伙子不傻不愣，也不像穷困潦倒的主儿，干嘛要让你的女朋友走这条道儿呢！小天说，她是好人，她没有陪过客。大个子讥笑他说，你恐怕是太相信她了吧？不陪客去那个店里干吗！再说，店里的其它女人都说她陪过客，你怎么就说没陪过客呢？小天说，我了解她，她是……，没等他解释，大个子就朝他挥了下手，说你就不要再解释了，说说你今天来是什么意思？是要看看她，还是要接她回去？小天说我当然是要接她出来了。大个子说那好吧，你



去准备钱吧，小天问多少，大个子说两千，小天就打开提包，拿出一沓百元大钞，递给大个子：请您点一下，够数不？大个子接过人民币，看了一眼小天，是个有钱的，便轻轻摇了摇头，自言自语说：真是不可理解。然后就专注地去点票子，点完，交给会计下帐，转头对小天说：走，领人去。小天跟着大个子来到关押人的房子，打开门锁，冲里大喊：柳翠翠出来，有人接你来了。柳翠翠出来一看，是小天，便一头扑在他怀里哭了起来。



二

顾小天把柳翠翠送回家，一家人都很感动，瘫痪在床的翠翠爸听了女儿诉说的遭遇，和顾小天花了两千元把她从派出所领出来的事，便泪流满面地说：这大恩大德一定要报，翠翠妈，你跪下代替我俩给这位兄弟磕个头。翠翠妈真要跪下磕头，小天忙拦住说：大伯、大娘你们千万不要这样，我也是咱们四十八村人，翠翠妹妹是被人骗到了那个黑店，假若她和别的女人一样，愿意在那种肮脏的地方挣那种肮脏的钱，我虽说碰上，也不会管的。翠翠妹妹虽然在那种肮脏地方，但她并没被污染，她只是被两千块钱捆在了那里，脱不了身，我是出于对她的同情、可怜，才要帮助她脱离那个黑店的，我有能力帮助她而又视之不管，你想我还有个老乡味儿吗！

翠翠爸也许听出顾小天有点爱慕翠翠的意思，心想，这样的好人哪儿去找呢，不光心眼儿好，人也长得精神，俩人的年龄也相当，闺女真要是跟了他，不光是闺女的福分，也是全家人的福分。此刻，当面许亲的想法便在他脑子里形成了，他望着顾小天说：这位兄弟不让磕头，可这大恩大德不报，我们老两口心里总是过意不去。我看这样吧，如果这位兄弟还没有娶下家口，就把翠翠许配给你做妻子吧，让她这一辈子好好侍候你，我是快到阴曹地府去的人了，你若是能答应，也算了却了我的一桩心愿。翠翠妈也相中了小天这小伙子，便接着说：许亲报恩，古来就有。再说了，女儿大



了,有个归宿,我们当爸妈的也就歇心了,她爸不知哪天咽了那口气,见不到姑爷的面,他死不瞑目哩。

顾小天从派出所把翠翠领出来,根本就没想过这事,完全是出于对翠翠的同情,而不是考虑自己要得到什么。现在翠翠爸妈当面许亲,这使他感到既突然,又尴尬,一时不知该怎么回答,这是人生最大的问题,怎么能轻易应许呢!

这时翠翠正用一双媚眼斜斜地溜他,那脸蛋儿红得就像火烧云。

翠翠是愿意的,还是在那个黑店里,就一个劲儿地夸小天是个好人。她说现在的坏人太多了,她在那个黑店里不少住客都打过她的主意,有的对她说下流话,有的甚至对她动手动脚。碰到这种情况,翠翠就怒目圆睁,言辞严厉地说:你少跟姑奶奶来这套,姑奶奶不是那种接客的人,想住这房间,你就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地住,不想住,去找老板另换房间也行。那住客见她变了脸,也就不敢再调戏了。像小天这样的住客,不是百里挑一,是千里挑一、万里挑一。那天夜里,当小天提出要用两千元把她从黑店里解救出来的时候,翠翠感动极了,她久久地凝望着他,她想只要小天一碰她,她就倒在小天的怀里,把她保存了十八年的贞操,毫无怨言地心甘情愿地奉献给他,她那会儿真是那样想的,她等待着小天去吻她,有一刹那她甚至微微闭上了眼,她从电视里见到过的,每次见到这镜头她都把头低下去,干嘛呀,好就好得了么,干嘛还要那样呀!她不理解,没想到现在她也有了这种愿望。

柳小姐!

翠翠一下子便惊醒了。因为小天这声音发得很重,完全不是翠翠想像的那种温柔、甜蜜。这种发音较重的声音,不啻听到一声霹雳,她惊恐万状,而又满脸羞涩地望着眼前这个要出两千元赎她出去的顾小天。他为什么要赎她?她迷茫了,她想小天干一件事



的时候,总是要有所图的吧?只有傻瓜才去干那赔本的事呢,难道小天是这样的傻瓜?她实实的困惑不解。

柳小姐。

小天又叫了她一声,这一声比那一声轻多了,也温柔多了。大概小天自己也觉得那一声太重了,伤害了她,所以就又叫了她一声。眼光儿也温柔了许多,他说:我希望你是一个纯洁的好女孩儿,懂吗?翠翠脸红了,她低下头去,好半天才嗯地答应了一声。但是答应过后,她又勇敢地抬起头来,有点生气地正视着顾小天说:你以为我是坏女孩儿吗?我敢发誓,我从来没有像今晚对你这样对待过别人。你是个好人,又是我的大恩人,我委身于你,心甘情愿。可你……说着竟委屈得转过脸去呜呜地哭了。小天就对她解释说,翠翠你不要误解了我的意思好吗?我是说我希望你是一个好女孩儿,我可没说你是坏女孩儿,你要是个坏女孩儿,我能自愿地要把你从这个肮脏地方赎出去吗?翠翠仍很有气地说,那你为什么要这样说,是不是看着我轻浮,不稳重?小天说你这样理解也不为错。翠翠不承认,她说,女为悦己者容,士为知己者死。我为知己者献我的爱心,这有错吗?两个人对这问题争论了几句,最后还是小天让了步,他说:好了好了,别争吵了,你的心我理解,怨我错怪了你,还不行吗?翠翠便不哭了,又妩媚地看了他一眼说:本来你就是错怪了我嘛!

说实在话,小天见到翠翠第一眼起,就对她产生了爱慕之心。一个年轻的后生,见了漂亮的姑娘,要说一点不动心,也不是实情。人嘛,都有七情六欲,没有七情六欲是木头人。不过小天不是那种见了女的骨头就软的主儿,他心里喜爱翠翠,可又反感翠翠女为悦己者容的举动,他确实觉得翠翠有点轻浮,在这一点上,她不如方南娣,南娣始终把她那颗少女的心深深地掩埋在内心深处,不管谁多看她一眼或恭维她一句,她都视而不见,听而不闻。那些想向她进攻的男孩子,连个突破口都找不见,一本正经得让



人望而却步,望而生畏。她愈是这样,小天就愈是对她爱慕,两个人就是在这种藏而不露的感情上发展起来的,可惜未能如愿以偿,命运使他俩各奔东西了。小天刑满释放回来,方南娣已经和农行行长的儿子结了婚。小天想,即使她尚未结婚,他俩也不可能结合到一起,因为他没跳出农门,方南娣是居民户口,有就业机会,小天命中注定得当一辈子农民,门不当,户不对,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——心高妄想。所以,南娣结了婚,他心里很平静,平静得就像跟方南娣压根儿就没那种想法一样。

现在认识的柳翠翠,模样儿、身条儿都和南娣极相似,如果她也和南娣那样深沉、稳重,那样藏而不露,小天也许会当面就答应她的爱情要求。可是现在他不能,他认识她的时间太短,他需要有一些熟悉、了解、考虑的过程,终身大事,仓促不得。想到这,他对柳翠翠说:翠翠,你今年才十八岁,对吧?十八岁的年龄是很容易受骗的。他就把他自己十八岁那年糊里糊涂走上犯罪道路的实例告诉了她。他说,事实上你来这个肮脏小店,不也是受了骗吗?凡事都需要慎重,不能轻易相信别人,更不能轻易许身于别人,你说的是吗?你才认识我不到几个钟头,就那么轻易相信我吗?不是太轻率了么,你说是不?一阵子,把翠翠说得愣愣怔怔懵懵懂懂,好半天,她才轻轻地点点头,神情黯然地说:顾先生,你说得对,轻易相信别人,是会上当受骗的。当时她这样说,也确实感到自己太幼稚了,幼稚得可笑。人家跟你一不沾亲,二不带故,初次相识,怎么就肯花两千元把你从这肮脏小店里赎出去呢?人家跟你这样说,只不过是打哈哈而已,你怎么就相信了呢?幸亏小天这玩笑开到一半就刹住了,要是开到底,那他就是一个十足的大骗子了。翠翠对小天有看法,但还不能把他看成是十足的大坏蛋。翠翠想,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,没想今晚碰上这么一个住客。她满怀的希望,就像泡沫一样破灭了。所庆幸的是她没有失去一个少女的纯洁。那天夜里翠翠躺在自己的房间里悄悄哭了一夜,第二天小天走时,她